

2012年的深冬,我去了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的乍曲乡,这里有一个全国知名的吴垭石头村。

那天,汽车下了省道,在通往村里的小路上起起伏伏,大约行驶了二里多地,一棵黑铁皮色的大树迎着料峭的寒风站在路旁,似乎在迎接我们的到来。汽车爬上了一个陡坡,转到一架开阔的山垭上。时值隆冬,朔风卷地,天气生冷,路上不见行人,略显冷清。隔着窗玻璃望出去,看到大大小小的石头遍布山野,这些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头,顺着45度斜坡,像一挂挂珠帘从山上垂至山下,一直绵延到山脚。远山近垭,石头卧虎藏龙,形神森然,满目沉雄,苍莽之气笼罩四野,使人顿生敬畏。

同去的朋友饶有兴致地告诉我,吴垭石头村整个村庄全部是用石头建造而成。2009年10月,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国土经济学会评为“第二届中国景观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之一。

跨越时代的回响

汽车从铺满石头的乡间小路行驶至村口,在一片平整坚实的红土地上停下,吴垭石头村像一幅巨大而精美的画面铺展在眼前,顿时驱散了弥漫在心头的荒寒。

这里是石头的世界,所有的建筑都离不开石头,奇石、石头器具随处可见,仿佛进入历史隧道,古风扑面。

我们踩着石头小路进村,刚走上一个石台,一位60岁左右的村民站在自家门前,笑着向我们打招呼:“你们回来了?回屋里坐吧!”

老人家像是看到多年的游子返乡一般,一句问候,亲切而自然。我看着眼前的一切,似曾相识,恍惚之间觉得有神奇的事情在发生,随着这位老人的一声问候,感觉那些无言的石头,从房后到墙体的角角落落,昏昏晃晃纷纷探出头来,形成一股强大的磁场。我不由自主地跨上前去,抚摸着老人家的石门框,一种久违的乡情油然而生。我问:“老人家,您贵姓?”

老人家微笑道:“俺姓吴,我们这里都姓吴,全村没有其他姓。”

“您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吗?”

“俺们老祖宗老早就来这儿了,到我这儿,已经是第18代了。”老人家拿手指头比画着,仍不忘邀请我们到家里去,“到晌午了,一会儿你们都回屋吃饭啊!”他身边站着一位大约50岁的清瘦妇人,像是他家“屋里的”,她也笑吟吟地发出邀请。一只肩背和头部都长着黑黄色斑纹的大白狗,紧贴着女主人的左侧站着,毫不设防的样子,欢快地摇着尾巴,向我们表示友好。

老人家说,现在是冬天,你们春夏来就大不一样了。我问为什么,同去的朋友说,这里属长江流域汉水上游的白河水系,为亚热带湿润地区,阔叶林、落叶林植被覆盖率高达80%,空气非常湿润,气候也很温和,春夏山花遍野,村子周边森林茂密,古藤老树遮天蔽日,那时候来,更适合写生作画。

“不碍事,这里是冬暖夏凉,啥时候来都好看。你们先到村里转转吧。”老人家为我们热心地指路,“从这条小路往前走,里面深着呢。”

我告别老人,也有意与同去的朋友拉开距离,独自一人往村庄“深”处走,细细察看每一座老房子、老院落:完好的、坍塌的,住着人家的、空无一人的。

村里的巷道狭窄而悠长。路面用石板 and 碎石铺成,高低不平。在这里,目力所及的全是石头,触手可及的还是石头。石头房、石头墙、石板路、石板桥、石台阶、石门楼、石院墙、石畜圈,还有石井、石盆、石桌、石凳、石磨、石碾、石碾盘等,比比皆是。院内的厕所、排水道也无一不是石头垒砌而成。那些缺损的石槽,只剩下一半的石磨盘,都在告诉我们岁月的久远和沧桑。我特意观察了每一家的房顶,上面覆以青瓦,房顶之上有红砖、青砖垒砌的烟道,与石头房浑然天成,古朴凝重。在这里,石头诠释着岁月,它们实实在在融入到村民的生活里、血液里和生命里。石头与人相互依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走着走着,我看到了一道长20多米的石头墙,墙上有一块长一米多、高约五六十厘米的元宝形石面,上面是一层一层,层层分明,显然是海水冲刷过的痕迹。石面中间,有无数横七竖八类似贝壳的小石,挤压在粗糙的沙砾中,石层的上方仍然是青青的石面。我想,这种石中有沙、石中有石、石中有贝壳的现象,也许是远古时代留给我们的印迹。

村里铺路盖房用的这些石块,均取材于村边山石,是村民

行 走

神奇的吴垭石头村

□陈奕纯

用钢钎撬起来的。这里石灰岩、水泥灰岩、白云岩极其丰富,岩石层外露,石头层次多,材质硬度适中,节理裂缝分层,易于开采,为村民建筑结构房屋提供了天然的材料。这里的岩石有大而厚的块石,也有小而薄的片石,用以垒砌墙体或铺地,基本不用切割,只要按照石块的大小,错落有致地摆放即可,无论是平房还是楼房,几乎清一色都是石头房。有平面布局,平地兴起,也有依山势而建,呈三合院,也有两进院和三进院。堂屋、卧室、磨房、灶间、猪圈、羊圈等,布局 and 理,功能齐全。

桂花时节约重还

石头村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者居多,大部分人家的院落,要么虚掩要么落了锁,隐约看到村里的老人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出出进进,也许是小学生还没有放学吧,



空旷的小山村,安静得有点寂寥,在夕阳下平添了几分悠然的诗意。

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即便是小小的片儿石,都是有生命的。

石头墙上的每一块石头,方的圆的、缺角少棱的,都在告诉我一个秘密,这里的山原本不是山,这里的垭原本不是垭,在很久以前,这里是深不可测的汪洋大海,它们是大海的产物。经过大海洗礼的石头,色彩极其丰富,即使被能工巧匠砌嵌在墙,在冬日的阳光下,依然散发出远古的光芒。要探究这里的奇特现象,非地质学家、人类学家莫属,我们对大自然的认知往往有限。在我看来,它的美学价值已经使来者叹为观止。

房屋构架、道路铺设,无心插杨柳成荫。这里的每一道墙、每一条小路、每一级台阶,都是一幅画。其色彩线条、水渍磨痕,无不透出石头的神奇功能和神韵,在岁月的打磨下,不经意间蒸腾出色彩斑斓的画面,真实而唯美。

且不说石头的造型别致、巧夺天工,单说色彩,已美不胜收。黛青、竹青、石青、鸭蛋青,各不相同;金黄、橘黄、杏黄、土黄,相互交融;海蓝、深蓝、浅蓝、天蓝,层层叠加;深灰、烟灰、

有儿化音的“儿”,不能只写“差点”。再一个,“做事用点儿心”,“点”后也必须要有“儿”。没有,就出毛病了,成了“用点心”,就是吃点心的意思。做事吃点心?你到底是做事啊,还是吃点心?

我说,先做事,后吃点心。

他说,那可不行,肚子饿啊!还是先吃点心,再做事。

纠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的主要话题。想不到以后竟然成了规矩,但凡见面,必谈纠错,因为每次约好在办公室见面,他总是把脑袋扎进书稿里等我。有一次中午,说好了,我买单请他叫朋友们过来小聚。结果,我一进门,他又谈起纠错,谈得兴高采烈,一看表,快1点了。急忙打电话,人家说,还请什么呀,早吃过了!

世界侦探推理文学名著《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自1981年由他所在的群众出版社出版后,一直没修订过。3年前,社里决定修订再版。全书近1800页,国强加班加点,字斟句酌审读两遍,改正多处差错,细致到连作者署名都修订了瑕疵。原译本署名:“阿瑟·柯南道尔”。英文直译应为:“阿瑟·柯南·道尔”。该社出版的另一部世界文学名著《古拉格群岛》修订再版,国强亦是审读再三,心细如针。在原译本中,有这样一句:“一个女犯的演讲打进了人们的心里。”“打进……心里”?他感觉译文似有不妥。核对俄文原版,直译就是“打进……心里”。打进人们的心里,不就是打动了人们的心吗?最后,这个句子改为:“一个女犯的演讲打动了人们的心。”

准确,流畅,典雅,信达雅。一个“球”也不能漏!

说起国强“把门儿”,还有这样一段往事,不仅表明他治学严谨,更体现了他做人耿直,讲究原则。有一年,他当时工作单位上级部门领导,请了一位知名书法家,为一本书法楹联书题写书名,准备出版。国强一看,所题书名的最后两个字,“百副”写成了“百幅”。当即指出,这是错字,他不能签字付印。那位领导的秘书很恼火,说人家堂堂大书法家怎么会写错字?你不是故意找茬儿吗?你今天必须签字!你这个总编辑还想不想干了?国强很犟。他不急不火,翻开《现代汉语词典》,找到“副”字释义,指替此人:“副,量词,用于成套的东西,如,一副对联。”国强说,楹联就是对联,一副”是它,“百副”也同样。写成“百幅”,就是错字。我这是为出版社负责,为读者负责,也是为这位书法家负责!

结果呢?

还是按照他的坚持改了。

这就是国强。你看他这门儿把的!

土灰、浅灰,相互交错;黛绿色、翡翠色、嫣红色、绛紫色、藕荷色、赭石色,夹杂其中。有的黄中透红,有的一层青绿一层赤红……人工无法描摹,那是亿万年自然造化的神奇杰作,由智慧的吴垭人,把它们从“海底世界”打捞到“岸上”,形成乡村独特的建筑文化,立体地呈现在伏牛山的山巅之间。

作为画者,我们对周围事物的感知,投射在视觉里的主要是色彩,我们为之敏感为之痴迷的也是色彩,因为色彩是大自然最直接最丰富的语言。在这里,高高矮矮、错落有致的石房子,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在烟云缭绕中,散发出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尤其那挑高的黛瓦房脊,浑身布满苍苔、在树林里沉睡千年的斑马色巨石,都给人一种奇幻的印象。触动心魂的文化体验,是一种滋养,如饮醇酒佳酿一般,我被吴垭石头村的瑰丽色彩深深打动。

在一家门前,放着一个长约八尺、宽有一尺半的大石槽,这样大的牛槽在村里很少见。从房子的布局规模来看,昔日这家定是人畜兴旺的大户。石墙外,宽阔的石头门楼两侧,7棵高大而挺拔的梧桐树环绕着院墙外圈,伟岸笔直的树干顶天立地,耸入云天。

豆绿色的树皮上,泛着绒绒的朦胧的白色光,几片打着卷儿、形似荷叶的梧桐叶子,虽在寒风中萧瑟飘荡,但叶脉间泛出的浓浓军绿色,仍使我想象到这里年复一年翠荫如盖、凤鸣朝阳。

房子依山而建,坐北朝南,房后林木丛生、杂树交错,厚厚的落叶、干草、树枝覆盖着山坡。如果是在夏天,定是遮天蔽日,郁郁葱葱,加上7棵梧桐树呈环抱之势,门前视野开阔明朗,真正一处好风水。

踩着石径小路上的干牛粪,我走进另一家敞开着的院子,老屋的墙内,是红土胶泥合着麦秸抹上去的。房子有被大火烧过的痕迹,房顶已经坍塌,墙上被烟熏得黑乎乎的,用手触摸一下裂缝的红泥巴墙,质感与石头一般坚硬。当地村民告诉我,这一家人早已经迁往县城居住了,而我分明能感受到主人生活过的种种痕迹和烟火气息。院子里有一棵百年以上树龄的金桂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巨大的树冠遮住了多半个院子,在寒冬里透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虽然主人离开了家园,它依然默默地坚守着这份忠贞,为主人呵护着这份宁静,期待着主人“桂花时节约重还”。仔细观察这棵金桂树,依稀看到繁密的干花瓣儿留在枝桠里,一任北风吹过,散发出幽幽清香。

2014年8月,我和几位作家一行到西藏公安边防总队日喀则支队帕里边防派出所体验生活。

我们到帕里边防派出所时,一名叫龙熙的小伙子其实不在,他休假回家了。

但他的照片张贴在派出所的“梦想墙”上,在众多人中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他的“民族”和他的“梦想”。

“穿青”,这个民族的名称如此好听,但目前还是56个民族之外的族群,只被称为“穿青人”。在居民身份证上,这个族群的人只能标以“汉族”或者“其他”,到今年的5月,“穿青”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居民身份证上。

入伍近6年的龙熙想当一名“像郑渊洁那样的作家,为孩子们童年带去更多的乐趣”。按常理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有啥特别的理想,可常年工作、生活在海拔4360米以上雪域高原的边防派出所,在缺氧、寒冷、生活条件差、工作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他的这种简单而纯净的理想却显得严肃了起来。

帕里边防派出所1961年组建,期间多次更改建制。如今,这个派出所的人员既是边防武警又行使着公安干警的职责。身处藏区,辖区内不是很长的边防线上有14条路径通往境外,这使得他们维护祖国统一和边境安宁的工作尤其重要。同时,他们还要积极帮助藏族群众发展生产,脱贫致富,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在帕里镇,老百姓都知道,有困难找派出所。2003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帕里派出所“模范边防派出所”荣誉称号。

卓布拉日峰下,每天早上,一批“90后”的男女官兵们在“80后”领导带领下,跑步、出操,他们来自天南地北,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有多位是藏族官兵,也有一些是从大学入伍和援藏的警官大学学员。如今他们在无法改变大环境的情况下,改良小环境,建起了蔬菜大棚,还养宠物一般饲养了一群小鸡。来自山东的姑娘小王,从中国警官学院毕业后援藏,4年后她就要回内地。从到帕里的那天起,她就在军裤内加上了秋裤,她说,得穿4年秋裤呀。热情开朗的她要求自己适应环境,愉快地工作和生活。她养的小狗“可可”成为了全所的宠物,只要一放开锁链,它就狂追新兵索朗饲养的那一群鸡,让小个子兵索朗急得直跳。

所里近期建起了阅览室,但书籍不多。年轻的官兵们业余时间可以在阅览室读书,也可以在微信朋友圈里交流自己的阅读感受。他们自娱自乐还拍了一部微电影,名为《蜕变》。

太阳下山,操场上热闹起来,官兵们在打篮球。墙壁上镌刻着的“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一行字极为显眼。

沧海桑田的神话

从地质学的角度看,吴垭是一个地质文化博物馆。那随处可见的火山石,有的零星散落,有的呈蜂窝状分布。有的青色巨石,看上去比大象还要大上10倍,像海龟卧在山间,有的则像巨龙匍匐在山坡。可以看到,这些石头是由火山喷发时形成的五彩岩浆,混合着泥土和各种植物茎叶形成的。经过大海万年浮沉,造就了这里的层岩。还有刚进村那漫山遍野的类似板岩的大石头,千层饼一样相互叠加的青石和红石,都告诉我这里曾经经历的沧海桑田。

在村里,随处可看到青石板里夹着红石板,红石板里夹着青石板。有科学家分析,很久以前,这里是海边,每天都有大量的淤泥或红砂在这里淤积沉淀。经过地壳运动,这些淤泥和红砂都变成了岩石,淤泥变成了青石板,其质坚硬,红沙变成的红石板,石质相对薄脆。人们起了这些板材盖成石头房子,既是创造也很科学。

在通往半山坡方向的小路上,我发现一棵标有500年树龄的黄楸树,树干斑驳,满身疮痍,从枝干中透出生命的顽强,足以见证这里的辉煌与兴衰。这棵古老的黄楸树是村子里的“活神仙”,树下有被村民们供奉的痕迹,看起来香火不断。

惟有知情一片月

吴垭石头村的美学源头,应该追溯到270年前的一个传奇故事。

在吴垭村的村东沟处,有一块墓碑,这块墓碑是大清咸丰二年二月所立,碑文记载:“迪元,祖居堰堰,乾隆八年,迁居于此,迁时并无地亩,尽属荒山……”乾隆八年,河南省内乡县的农民吴迪元,响应乾隆皇帝的号召,带着妻儿走进了大山,开垦荒地。在这个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是吴迪元的后人,因为居住在两山之间的高地上,故有“石垭”之称。

当时吴迪元只有一个儿子叫吴复周,后来吴复周又生了3个儿子,吴家的人丁开始兴旺,子子孙孙繁衍下来,到了今天吴家已经有第19代子孙,40多户人家,于是也就有了吴垭这个山中的村庄。目前这里古建筑面积有5620平方米,保存较为完整的石头建筑群93座,现存房屋200余间。这一切都源于宛西汉子吴迪元的那一次迁居。

亿万年前,这里沧海横流,这里的石头曾是一粒粒沙子,火山喷发地动山摇时,它们在沉睡中浮出水面,在生命的摇篮中生,在生命的摇篮里死。生生死死多少回,硬是把灵魂磨砺挺拔,把血脉锻造坚韧。生命伴着一次次惨烈的蜕变,终于被凝聚在沙砾土里、血里泪里,低下的头颅,再高昂地抬起来。为了被垒上一墙一垛,为了能守护那窗前的灯火,更为了生命的尊严,它们几经浮沉,终于使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一样,焕发出灼灼光华。

可以想见,最初,在吴迪元看来,那不是石头,是他的兄弟、姐妹、少年伙伴,是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乡亲人,是他老家院子里的太阳花,是他家乡田野上的狗尾巴草,是他浓浓的乡愁。于是,他一到此地,即与石头结下难割难舍的情缘。他以全部的感情亲近它们、了解它们、抚慰它们,发现它们的生命灵性,谛听它们灵魂的吟唱。

“惟有知情一片月”。在茫茫荒原上,他把他的生命与这些石头紧紧相连,同命运共呼吸。不然,为什么那些石头深情地看着他,向他发出强烈的召唤,吸引他、引领他,给他以开创新生活的启迪?

吴迪元初到此地时,一定只是想为自己和妻儿盖一所能栖身的石头房子,聊避风寒,不料那些被他亲近、被他撬起的青石红石却对他发出了会心的一笑。在万物有灵的自然界,人类的聪明才智,有着无限的潜力,有待多重生命的引发。吴迪元终于发现,你若爱,被爱者一定会对你深情回报。

我们自以为是天下的掌控者、宇宙的主人。然而,对于时间而言,人类是如此的渺小,惟有那些躺在地上、山坳里的石头,还有蓝天白云、阳光空气才是时间的主宰者,才是永恒,它们是我们人类亿万年乃至亿万年后 的祖先。

吴垭村的石头,从原始的荒野走进人们的视野,参与人类的繁衍生息,养育温暖这一方百姓,它们的一呼一吸,都与人类血脉相连。吴垭村的人们,因为有石头做伴,这里的空气将永远弥漫着悠远的风雅物语,永远弥漫着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浓浓深情。

面对大自然和茫茫宇宙,所有万物都有着同样的孤独和茫然,同样的希冀与期待。

(摄影:蒋宁宇)

人 物

国强把门儿

□李迪

认识李国强已有数年,算是老朋友了。他为人热情,率直、豪爽。去年某天,他对我说,你上微信吧,里面信息很多,还可以跟朋友随时交流。我说好。忙乱几日,未上。他又打电话说,你还没上啊?快上吧!我又说好。忙乱几日,仍未上。又见到他,他再说,你怎么还没上?啊?不会?我现在就教你!

就这样,手把手,他带我走进微信世界。方寸乾坤,信息如潮,你来我往,收获颇多。

在信息激流中,国强是奔腾的浪花,其信息发布量之大,涉猎面之广,让我目不暇接。更没想到,今夏巴西世界杯期间,他白天工作,夜晚观球,用眼的追逐、指的跳跃和心的起伏,竟然弄出一本在我这个伪球迷看来很专业的“微信球评”!

同样守着电视,感受各有不同。我时困时醒几欲入梦,谁赢了谁输?而国强则且观且思,且梦且悟,一场球踢完,微信评球立马发出;世界杯结束,书也完成。原因何在?激情、爱好,自不必说;认真钻研,一丝不苟,是他的另一答案。国强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几十年,担任过文史类杂志的主编,美术出版社的总编辑,现任职于群众出版社。认真钻研、一丝不苟是他的治学风范,更是他的工作态度。经他终审签发的书稿,可谓出版前最后一关。除内容不能出问题外,错别字乃至病句的修正更来不得半点儿马虎。拿球场做比,如守门员把门儿,漏一个字,如漏一个球!临门一脚,你能否把得住?

把不住的,干不了这个!

当初,我第一次去他办公室拜访,他正凝神看书稿,根本没注意到我进来。只见办公桌上一大摞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古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通用规范汉语词典》……我正迟疑,他抬头发现了我。

哦,来了,快请坐!话音未落,又转了题,你看,“美轮美奂”,写成“美伦美焕”。四个字,错了两个。编辑疏忽了,到我这儿再漏掉,印成书就麻烦了!说着,他笑了起来,又说,有一回,一本书稿里漏排了一个字,“大子向后一甩”,顺着上下文看,应该是“大辫子向后一甩”,编辑没细看,随手把“辫”字添成“奶”字。我一看,差点儿笑掉大牙!

我笑着说,差点儿掉,就是没掉,所以你的牙现在还好好的!

哎,巧了!国强指着书稿说,我刚刚改了这本书里面的两个差错,一个就是“差点儿”,“点”后必须要



张鸿图文

第四期 记录